



雪山殉情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雪山殉情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张晓谷
封面设计：田 丰

雪山殉情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印张7.5 插页2 字数118千
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5,120册

书号：10118·709 定价： 0.63 元

目 录

雪山殉情.....	纳西族 杨世光	1
口弦琤琤.....	纳西族 杨世光	13
眼睛的节日.....	廉正祥	23
驮在牦牛背上的爱情.....	张世俊	33
木娜的身价.....	刘文堂	49
四麻牛抢婚.....	马达仁	69
边境渡口.....	张永权	82
长满苔藓的驿道.....	杨大镇	93
命运的花朵.....	秦汉鼎	163

雪山殉情

纳西族 杨世光

提起殉情^①，人们自然会想到悲剧。然而，当我于金秋时节来到玉龙山下的纳西山寨，听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——

三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，扑进了青松掩映的寨子，飞落到一座“三房一照壁”的纳西院落里。

阿花妈穿着一身簇新的纳西装，喜滋滋地迎出门来，乐呵呵地招呼年轻的驾驶员小木——她相中的上门女婿。

小木在城里汽车站工作，有次上玉龙山林场运木料，车子在寨子边抛了锚，曾在阿花妈家吃顿晌午。他每月工资，连同各种补贴和奖金，总有八、九十元收入，人才也满好，而且开车的可以五湖四海到处跑……这些，把阿花妈的眼眶装满了，于是好说歹说，要招小木做她独生女儿阿花的上门婿，还约定今天来订亲。小木没有见过阿花，但看了阿花

^① 殉情：纳西语叫“游无”。旧时代纳西族青年男女，婚姻不能自主，常双双相约去情死。

夹在镜框里的那张照得很漂亮的照片，也就同意来

.....

“大爷他们在家吗？”小木边问边提出两瓶纳西人喜爱的“玉龙窖酒”^①，一大块冰糖和两匹华达呢衣料。

“何消送这多东西！”阿花妈笑不拢嘴：“他父女俩闲不住，一早出工去了，要回来吃晌午饭的。你进去闲着，我去喊阿花来。”

“阿花——，和丽花——！”阿花妈边喊边朝村边那丘耐寒水稻试验田里走去。

阿花学名叫和丽花，刚满十九岁，高中毕业后回到队上，社员们推选她当了科技组副组长。这下子，她可忙了，没日没夜地扑在稻子试验上，连家也很少回，阿花妈认定女儿在试验田里，照直找去，可是从田头绕到田尾，连个影子都不见。

“大妈！”科技组的阿菊直起腰来打招呼：“阿花姐怕是到合作医疗站找木盛去了。”

木盛？一说他，阿花妈心里总觉得不顺气。因为前不久听到些风言风语，说他要和阿花好。虽然他长得也不丑，年轻轻的，给社员号脉看病也还灵准，待人和气，挺有礼貌，但就是有股憋劲，光

^① 窖酒：丽江特产名酒，味如葡萄酒，甜而醇。

顾别人，就忘了自己，说到收入，更是“马尾拴豆腐——提不起来。”找个这样的女婿，不败家才怪呢！她几次追问过女儿，但女儿既不摇头，又不点头，只管苦着脸，象有满腹的心事。她觉得不对味，就两步路一齐走：一面狠狠地责骂女儿，不许女儿跟木盛来往；一面赶紧拉住汽车驾驶员木自立，想早点包办他俩成亲。这时，一听阿菊的话，她不禁火了，一头撒到合作医疗站，却又扑了个空。她放了心，折回头慢慢地找，从田里找到打场，从寨头找到寨尾，喊了几百声都不见答应。她又急又气，吃早饭时，明明告诉女儿，晌午有贵客，一定早些回家，这阵太阳都偏西了，还不回来，躲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不成心跟当妈的作对吗？她越想越冒火，逢人便问：“给见着我‘命垮’？”^①

放羊老倌往城里一指：“我见阿花穿着新衣裳，背着小竹篮上街去了，好象还跟着个小伙。”

“噢！阿花上城做什么？那小伙子又是谁呢？”她心里憋足了气，却没有一点办法，又怕冷落了女婿，只得匆忙回来，幸好，阿花爹已经回家，两人正在喝茶聊天呢。

^① 命垮：纳西语，意即贱女人。

一进门，她换了副笑脸：“阿花上街了，晌午先随便吃点吧，等下午阿花回来，再来喝定亲酒，吃吉利席。”

宰了鸡，煎了鱼，炖了乃锅^①，等呀等，一直等到天黑，总是不见阿花回来。阿花妈急得五心不自在，阿花爹也有点焦心，小木失望地站起来：

“大妈，大爹，我还得赶回去，告辞了。”

阿花妈竭力挽留：“再等等，吃了席再去！”

小木执意要走：“不了，改天再来吧。”说罢就往门外走。

“等等！”阿花妈忙笑着说：“你拿张阿花的相片去！”急忙跑进女儿睡房间里。

女儿床头桌子上，整整齐齐放着一堆书。她翻了一阵，翻不着相片，却看见墨水瓶压着一张字条。她不识字，忙拿出去请小木念：“阿花留下话了，不知说些什么？”

小木接来一看，脸一下子变得煞白，拿着字条的手也抖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？快念呀！”阿花妈在旁催着。

小木不得已，结结巴巴地念出来：“阿妈，阿爹，我早就跟木盛哥相好了，刀劈也劈不开的。可

① 乃锅：铜火锅。

是您们看不起他，偏要逼我同一个陌生人订亲。妈还说，要是我不顺从，就赶我出门。今天，您们逼我喝订亲酒，也就是赶我出门了，我只有跟盛哥去殉情。”

“什么殉情？”阿花妈提心吊胆地问。

阿花爹气得把脚一跺：“游无，上玉龙雪山情死了嘛，都是你逼出来的！”

阿花妈只觉得头上“嗡”的一声，跌坐在地下，哭了起来：“我的心肝女儿呀，你怎么忍心丢下我，去走这条路哇……”

小木也在旁边急了，忙出了个主意：“大妈莫急，阿花要是真的上了街，我和大爹开车去找，说不定能在路上或者在玉泉公园找着。”

说到玉泉公园，阿花妈更慌了。过去，纳西族青年男女殉情，就常到玉泉公园和背后的象山上，那年不是还有一对恋人在玉泉得月楼上殉情，把三层楼也烧掉了吗？她收住泪，催他们快走：“快去找，快去找，快把我心肝女儿找回来。”

汽车开走了，阿花妈回到女儿房里查看，新做的红氍毹坎肩，七星披肩①，白咔叽的“卡达”（围裙）……都穿走了。放羊老倌见她上城了，难

① 七星披肩：纳西族妇女服饰，披在背上，上面饰有七个用五彩红线绣成的圆盘，取意“披星戴月”。

道阿花真是同木盛去四方街买“游无”用的东西了吗？真是到玉泉公园“游无”了吗？……想到这里，她呆呆地坐着，泪如雨下——悲恨交加，不禁恍恍惚惚，回到她年轻时殉情的那个悲惨的日子里。

她出生在一个穷佃户家，一年只有半年粮。阿爹阿妈每天砍一背柴，到很远的四方街卖，买回几升苞谷，用手磨磨成粗面，熬成粥，养活她和三个兄妹。她长大了，走的也是爹妈的路：爬山、砍树、流汗、卖柴、喝苞谷粥……年复一年，生活就这么单调，不知人生还有什么乐趣。可是有一次，她砍柴遇着了放羊哥阿发，他长得很结实，象头小牯牛，还会吹笛唱调子哩。两人来来去去，你帮我助，就再也分不开了。从这时候起，她觉得生活还是有乐趣的，人生还是有意思的。每天砍柴卖柴，不再觉得累了，晚上还要偷偷跑到林子边，跟阿发对调子、弹口弦，青春的脸上越来越红润光彩。

对于姑娘的私事，爹妈是从来不过问的，她可以自在地跟阿发爱恋，也可以跟别的小伙子谈情，她有这个权利，这是纳西人历来的规矩。但是一提到婚姻、订亲，那就由不得她了，全凭爹妈一句话说了算，而爹妈总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舅舅家的儿子，除非舅家没有儿子或者年纪悬殊过大。这也是纳西历来的规矩。她十八岁那年，比她大五岁

的舅家表哥还娶不上媳妇，算命人说，表哥属龙，她属鸡，鸡也就是凤，没有比龙凤相配更吉利了。爹妈就喝了舅家的酒，把她许给了表哥。她爱着阿发，不爱表哥，想求爹妈又不敢求——可怜的爹妈一生被穷困折磨，憋着一肚子气，养成了一股牛性子，她要不顺他们的心，会被打得半死的。她开始沉默、忧郁、暗暗地哭。舅舅家要来迎娶她了，日子愈来愈近，她觉得生活中唯一的那点乐趣快要失去了，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她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偷偷跑去找阿发哥。两人悄悄对调子，唱起流传了千百年的如泣如诉的《游悲调》^①，各自叙述不幸的身世，控诉给地主放羊和砍柴谋生的苦，悲叹爹妈造成的不幸婚姻，唱了哭，哭了又唱，唱到实在没有出路时，两人就一起约定，去白雪皑皑的玉龙山上殉情。老辈人唱的调子里，都说那里有个自由美丽的“巫鲁游翠阁”（玉龙第三国），白鹿当耕牛，老虎当乘骑，雉鸡当晨鸡，雪花酿酒甜如蜜，有情人自由相爱配成婚……情死之后，会双双升到那个自由美丽的天国里去，呵，多么令人向往！

在舅舅家要来迎娶的头一天，她照着殉情的传统规矩，绝早起来，穿起出嫁的新衣裳，揣上平时

① 《游悲》：纳西族民间叙事长诗，可译《殉情调》。

卖柴积攒的私房钱，哄骗爹妈说，嫁妆买少了一样，要上街一趟。一出门，她就约上打扮得齐齐整整的阿发哥，直奔城里的四方街。她买了白铜水烟壶、金黄凉草帽和黄竹竖笛，送给阿发，那是他喜爱的；阿发买了黄杨木梳、红头绳，五彩裹脚带和金竹口弦，送给她，那也是她喜爱的。笛子、口弦，是他们准备送给天国“游神”^①的礼物。接着，两人来到馆子里，美美地吃了一顿“合心饭”。最后，又买了两份香烛、纸钱和上山吃的丽江粑粑、蜂蜜。

从街子出来，慌行急走、先到雪山脚下的北岳庙，烧了纸钱，点上空烛，双双虔诚叩拜，发誓生生世世相爱，祈求神灵保佑他们进入天国“游翠阁”，再绕到庙后玉峰寺旁的石桥上，共踩殉情石。这块石板上早已踩出了浅浅的脚印子，照着印迹，一个踩一脚，又拿出一截黑木炭，她在脚印上画一个“一”，阿发画一个“|”，画成“十”字，表示双双殉情决不回头，要殉一齐殉，一个不哄一个。

踩过殉情石，两人攀到松杉茂密的雪谷陡崖边，揩揩汗，吃了粑粑蘸蜂蜜，说了最后体己的惜

^① 游神：纳西族传说中司殉情之神，男神叫“苟土”，女神叫“游杆”。

话，梳好头，绑扎好带来的心爱东西，便手拉手，肩靠肩，站到陡崖——殉情崖边上，脸朝着银光闪闪、晶莹似玉的冰峰雪阁，一闭眼就纵下去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她睁开眼睛，发觉自己躺在软和和的床上，想着是“玉龙第三国”了，连忙坐起来东张西望，却没有看到阿发哥，只见舅舅家的表哥守在床边，真奇怪，莫不是“游神”弄错了，把阿发哥换成表哥了？这时，表哥飞快地跑出门去，高兴地喊：“醒来罗！”接着拥进来一大群人，有阿爹阿妈，舅舅舅妈……她百思不解：难道他们都到“玉龙第三国”来了？后来听阿妈一句一哭地说，她一失踪，家里就猜到了殉情，是表哥找到跳崖的地方，见她横架在崖间一棵栗树上，昏迷着，把她背（娶）了回来。呵！原来她被栗树挡住没有死。这里不是天国，而是舅舅家，也就是自己的婆家。想到已经死在雪谷里的阿发哥，她寻死寻活，又哭又闹，可是小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她象笼中的鸟再也飞不出去了。好在表哥也是个老实的庄稼汉，十分疼她、体贴她，于是，她埋起满腔的悲恨，带着剜心的伤痛，默默地活了下来，直到解放……

阿花妈回忆到这里，不由恨起了自己：本来一

家人已经过上了幸福的日子，她却硬要包办女儿的婚事，逼得阿花走上了她走过的绝路。她和阿发早受过“玉龙第三国”的骗，心上还留着永世不灭的伤疤，却还忍心把新一代逼去那个害人坑。真是罪孽呀，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阻拦女儿和木盛相爱成婚。她一拳拳捶着自己的心口，轻声祝告：

“阿花呵，但愿你们殉不成情，快快回家来吧，阿妈不骂你了，不拦你了，让你同木盛做一家……”

折腾了一夜，天亮了。门外传来汽车声，阿花妈提着心儿出去，女儿没有回来。阿花爹和小木垂头丧气地说：“满城遍街都找了，还把玉泉公园和象山象梳头发一样梳了几次，都不见阿花，大路上和田坝里都没有她的影子。”

阿花妈心乱如麻，对阿花爹说：“我到玉龙雪山上找去，你累了一夜，快煨吃一罐早茶，随后来。”说着，心急火燎地朝雪山奔去。穿过青松林，爬过冷杉坡，一口气来到她当年殉情的雪崖上，一面找，一面喊。忽然眼前一亮，只见那边坐着一个纳西姑娘，仔细一认，真是阿花，乐得直扑过去，紧紧抱住女儿，又哭又笑地说：“阿妈的宝贝，你让我找到了，老天保佑，你没有死呀！”

阿花甜甜地喊道：“妈，不是老天保佑，是女儿舍不得丢下阿妈的呵！”说着却又低下了头。

阿花妈突然感到一阵不祥，颤抖抖地忙问：
“木盛……木盛他跳下去了？你怎么哄了他？罪孽
呀……”

“怎么是我哄了他？不是阿妈您逼我们的
吗！”阿花轻声哭了起来。

阿花妈又捶着自己的心口：“我后悔死了，后
悔不该阻拦你们俩，不该逼你同驾驶员小木订
亲。”

“真的？”阿花惊喜地抬起头来。

“妈什么时候说过假话？要有半句不真，叫雷
来劈我！”说着，阿花妈又叹了口气。“唉，木盛
是个好女婿，可惜已经死了！”

阿花吓了一跳。“谁说他死了？”

“没死？那？……”阿花妈不禁愣住了。

阿花把右巴掌搭在嘴边，向着雪峰呼叫：“唔
——”不到一锅烟功夫，从雪峰走下来一个人，背
着一篮草草根根，是木盛。

“盛哥，快给阿妈磕个头，她答应我们了。”
阿花把木盛拉到阿妈面前。

木盛憨笑着，叫了一声妈，又真的磕了个头。

阿花妈象在做梦，又高兴，又惊奇：“这是怎
么回事？”

阿花笑着说：“妈，玉龙第三国骗过您一次

了，我们还会上当吗？我俩不是来殉情，是来采挖合作医疗站急用的中草药的。盛哥经常帮助我搞试验，这次是我来帮助他挖药，昨晚住在雪山牧场里，我跟放羊的阿香妹睡一床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先说一声，还留下那张吓人的字条！”阿花妈心上的石头落了地，便责备了一句。

阿花扑在阿妈怀里撒娇：“铁鼓得用重锤敲，不那样，您会同意我和盛哥的事吗？”

阿花妈伸出食指戳戳女儿的额头，又好气又心疼地说：“长这么大了，还这么犟！”

三人慢慢下山，刚到山脚，恰好碰着小木和阿花爹上山来，阿花妈忙把事情经过说了，阿花爹狠狠瞪了女儿一眼，接着又笑了。小木赶紧上前道歉：“和丽花同志，木盛同志，对不起你们了，我不该来插一脚的，唉，差点出两条人命……”

“我也对不住你，让你白跑……”阿花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“不白跑，不白跑，我也受了一场教育。只要你们不殉情，我就高兴了，衷心祝贺你们。我木自立，个人婚姻也要自立，自己去找一个情投志合的。好啦，请你们快上车吧！”

汽车象一阵风，向着寨子驶去……

口弦琤琤

纳西族 杨世光

竹林滴翠、山泉鸣簧的纳西寨子般希洛，是个令人陶醉的“孔阔”（口弦）之乡。春天，正是山花遍开时节，我跟随民族民间音乐调查组，第二次跋涉来此：呵，好久好久没听过了的优美抒情的口弦声，又嚶嚶琤琤地扑耳而来，犹如一泓清甜的泉水，滋润着我那饥渴的心……

好客的老木书记，热心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别有异趣的口弦表演。寨内寨外所有的“口弦家”和歌手们，齐聚一堂，赛技比巧，相争高下。有的弹《母女夜话》那“阿喂由喂”的弦音，亲切柔美，就象母亲和女儿久别重逢，倾吐着说不完的话；有的弹《蜜蜂过江》，那“哩哩唧唧”的弦音，和谐悦耳，恰如有一群采蜜的蜂儿，在花丛间快乐地飞翔；有的弹《铜盆滴水》，那“叮叮啾啾”的弦音，又似珍珠落在银盘里，清响脆幽；有的弹深沉的《上山牧羊》，有的弹轻快的《出门赶马》，还有的弹有趣的《上梯下梯》、《公鸡母鸡对啄》。